

黄河岸边我家乡

□李秋燕

霜降前夕，我随“行走中国 读懂河南——文化黄河这五年”采风团又一次走近黄河。从孟州黄河左堤零公里处到武陟嘉应观，沿堤而行，一路风光尽收眼底，让我领略了黄河岁岁安澜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黄河在怀川大地上，流经孟州、温县、武陟三个县市，随着最后一条大的支流沁河的汇入，黄河完成了汇纳百川的历程，是为百川口。吹沙走浪几千里，黄河进入下游平原后，河床坡度变小，流速减缓，河道宽、浅、散，泥沙俱下，日积月累的沉积，致使沁河入黄口处滩面比邻居新乡地面高出数十米，千里悬河由此而始，是为悬河口。

有了百川口和悬河口的存在，黄河就有了“铜头铁尾豆腐腰”称号。也就有了，黄河之重，重在河南，黄河之险，险在焦作的话。

黄河宁，天下平。漫漫时空中，为了治理黄河水患，历代先贤和劳动人民进行了不懈探索。披沥千年风云的黄河大堤，见证了中华民族与洪水抗争的奋斗历程。

上溯 4000 多年的远古时期，原始先民逐水草而居，时常遭受洪水之苦，相传炎帝后裔共工率领先民用土石垒成简单的土堤埂，从此有了堤岸的雏形。继而鲧治水失败，大禹继承父业，吸取前人教训，尊重水流规律，改进筑堤技术，经过十余年的奋斗，最终平定了水患，从此堤防这一古老防洪工程诞生了。后来，历朝历代都为治理黄河水患进行了探索，以贾让三策，王景治河，潘季驯“束水攻沙”为高峰，涌现出了许多治水名人，创造了很多治水良策。

嘉应观作为纪念黄河治理一个标志性建筑，是雍正皇帝为纪念在武陟堵口筑堤、祭祀河神、封赏治河功臣而修建的官式建筑群，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记载着许多领先于当时的理论结晶，给现代治黄事业带来了诸多启示。

然而，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局面，始终未能根本扭转。焦作人民以堵复沁河大樊决口为起点，掀开了焦作黄沁河治理的新篇章。经过三次大复堤，顺利让沁河改道，依靠工防和人防。战胜了历次黄沁河大洪水，赢得了岁岁安澜。

曾几何时，自己也是抗洪抢险的一份子。上世纪 80 年代，每逢汛期，我都会在后方加入砍树枝、运树枝的行列。父亲和村里的男劳力坚持在抢险一线，筑堤、打子埝，推柳石枕。母亲和村里的妇女，负责给前线的人员做饭送饭。治防同步，一部分从滩地村庄里撤出来的家户，被分配到我们村里，和我们同吃同住。洪水面前，大家相亲相爱像一家人。现在回想起那时战天斗地的景象，禁不住热泪纵横。

此刻，面前的滔滔黄河奔腾不息，烈烈风中，自己好像被风灌得要飞起，摇曳中，岸上那些纪念抗洪治水的铜像复活了，威武雄壮的黄河号子，响彻天地。

凌晨，马路沙沙扫帚声

□李建树

当世界还沉浸在最深沉的梦境，当星辰在天幕上闪烁着最后的微光，凌晨的马路似一位沉默的长者，在寂静中等待着苏醒。而此时，那沙沙的扫帚声，就像一支独特的晨曲，打破了夜的宁静，开启了城市新一天的序幕。

那声音，起初是若有若无的，仿佛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轻吟。在空荡荡的马路上，风还带着几分慵懒，偶尔卷过一片落叶，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与那扫帚声交织在一起，分不清彼此。握着扫帚的人，身着醒目的橙黄色工作服，如同黑夜里的点点烛火。在路灯昏黄的光晕下，身影被拉得长长的，每一次弯腰，每一次挥动扫帚，都充满了力量与专注。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沙沙声逐渐变得清晰而有节奏。扫帚与地面的摩擦，像是一场细腻的对话。它拂过每一块地砖，每一条缝隙，把那些隐匿在角落里的灰尘、杂物都一一归集。灰尘在扫帚的搅动下顺从起来，在灯光下像是一群调皮的精灵，然而扫地人却毫不在意，目光只盯着那一片尚未清扫干净的路面。

马路上的车辆寥寥无几，偶尔有一辆夜行的出租车疾驰而过，带起一阵风，吹散了扫路人的头发，却吹不散他们的专注。那沙沙声在车轮呼啸而过之后，又迅速恢复如初，像是一种坚韧的执着。他们清扫的不仅是马路，更是人们生活的轨迹。这里，有昨夜狂欢者留下的垃圾，有行色匆匆的路人丢弃的杂物，而扫路人用他们的扫帚，把这些杂乱无章都梳理成有序的洁净。

凌晨的寒意是侵人的，清扫马路的人呼出的气息在空气中凝结成白色的雾霭。他们的手指或许已经冻得有些僵硬，但那握住扫帚的手却从未松开。那沙沙声中似乎也蕴含着他们对生活的热情，对这座城市的热爱。这群人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只是日复一日地在这凌晨的马路上劳作，但是他们的付出却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一环。

当东方泛起了鱼肚白，天空逐渐亮了起来，那沙沙的扫帚声依然在继续。马路上的色彩开始变得丰富，路边的早餐店飘出了袅袅炊烟，准备迎接第一批顾客。而扫路人依然在忙碌着，要赶在城市完全苏醒之前，完成最后的清扫工作。他们的身影与这城市的清晨融为一体，成为最美的风景。



姜田深处

□崔红玲

初秋的姜田郁郁葱葱，微风拂过，似是碧绿的湖面摇起了波浪，摇成了一幅起伏的水墨画。几只叫不出名字的鸟雀盘旋在姜田上方，水墨画瞬间又多了几分灵动。站在姜田深处，听姜叶摩挲的声音，又感觉每棵姜苗都亮开了嗓子，喊来了风，喊来了鸟儿，喊来了勤劳的姜农……

10年前的这个时节，我也曾来过这个村庄，那时的姜田还是这儿一小块、那儿一小块，中间被玉米、蔬菜等田地分隔开，零散地分布着，远没如今接连成片后这般壮观。

每一块姜田里都有农民在劳作。附近，几位头戴草帽、身着汗衫的姜农，正手扶农机在姜田中穿行，所过之处，新土翻向两侧的姜苗根部，开成一道土沟。他们的汗衫上印着“生姜种植基地”的字样，走得再近些，发现还印着一行字：“撺起袖子加油干，土里刨出金疙瘩”。

趁着姜农休息，我和他们聊了起来。一位瘦高姜农指着姜田笑呵呵地说：“人勤地不懒，只要伺候好它们，一亩地能刨出万把斤生姜哩。按低价一斤8元钱算，一

亩也有8万多元，可不是能刨出‘金疙瘩’吗？”我脑海中浮现出去年霜降时节我路过这边时，看到姜农收姜的场景——男女老幼齐下田，喜笑颜开忙收获，有的拔姜块、有的剥泥土、有的砍姜秸……最后处理好装入藤条筐的姜，也都是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不由笑道：“还蛮形象的！”

一位壮实姜农也加入对话：“人家老吴就靠刨这‘金疙瘩’，盖起了小楼，开上了好车。你看他那喜滋滋的样子！”听了这话，瘦高姜农也亮起了壮实姜农的家底：“你老张也没差啊，这几年两个孩子都在城里买了房，还每年都搞全家游，又是下江南，又是上东北，听说今年准备去趟云南？”

说笑间，我得知瘦高姜农姓吴，壮实些的姓张。他们所在的河南博爱县下期城村，是远近闻名的生姜种植村，周边几个村子也有大片的生姜种植区。说起生姜，老张侃侃而谈：“俺们这儿祖祖辈辈都种姜，鼻尖凑近泥土都能闻到姜味儿。这一带古时候叫怀庆府，所以这儿的姜也叫怀姜。怀姜好啊，丝儿细、色儿黄、味辣鲜香、耐煮不烂，古时还作为贡品哩。”

落叶似锦

赵跃武 摄



诗二首

□曹 欢

撩一抔清水 在脸上
抖撒一下周身的疲倦
选一片草地
舒展心灵

看 离你最近的是飞鸟
在我远方的是流云
鸟去哪里谁能知道
云落何处无从知晓
爱情难道不是这样
开始和结束看似无常且
顺其自然

山水无形
阴阳有律
一场心灵深处的地壳运动
嘹亮着我们忙忙碌碌的人生

刚硬的山各走半边
多情的水分流捷径
只有红叶
只有红叶坚守在自己生长的地方
浅吟低唱着昨夜相思

我也要成为一道光

在这片湖水的对岸

有一层层灯光闪亮
它散放出七色的流光溢彩
我转换着不同的位置追随它
它美丽得神秘又奇妙
黑暗中的花树
在它的怀抱中 微微摇荡

轻盈的风往返在这片明媚里
我想伸手触摸这束光芒
但有这片湖水把我与它隔离
我想靠近它
我想伸手摘下它
让它的辉煌洗去我内心的
惶恐
有一种传奇是不能接近的
正如日出的阳光
因为距离才美轮美奂 威如君王

也许冬天的告别
正是为了深秋的相逢
岁月之河会把一方沉默的
石头
打磨得生动如花

我会站在它的对面
我也要成为一道光
扮美它的眼神
成为心的伴侣

秋 叶

□何青春

在中原，十月的秋天还没有肃杀的感觉。秋阳、秋月、秋叶、秋水，渐显出温和、沉静、澄澈、清远的韵致。虽然凋零多日前就已经开始，小叶杨和法桐树的叶子交叠着铺了一地，但是“木叶落，长年悲”的时刻似乎还没有到来。人们从树下走过，不但不会伤感悲凉，反而“摇荡性情”，生出些许诗意来。

清晨还是很凉的，到正午，阳光一照，外套就要脱下来了。轻松舒展地坐在一架秋千上，趁此刻周围没有小孩子，坦然放松地荡上一会儿，童心一下子就跑回来了。丢掉大人的矜持，不要再规规矩矩地荡，学最顽皮的小孩子的样子(这个小孩子可能就是小时候的自己)，手抓扶手，上身向后仰躺着，这样子边荡边望上去，瞬间被高远的碧空和一树一树透亮的黄叶子打动了。孩子的视角果然更有趣。

在法桐树下，跟着一只戴胜鸟走了许久，微笑着看它漆黑的圆眼睛，看它用长长的尖喙翻着泥土，头上的“小折扇”倏然打开又倏地合上。想起儿时，一场大雪之后，我和哥哥曾救过一只鸟儿，就是戴胜。透亮的阳光钻过叶间的空隙，戴胜鸟沐在斑驳的阳光里，我也沐在斑驳的阳光里。突然有种莫名的感动，法桐叶纷纷扬扬地飘下来。

最喜欢落叶的要数小孩子。在他们眼里，落叶是金鱼优雅的尾巴，是蝴蝶美丽的翅膀，是鸟儿轻盈的羽毛……简直可以是他们心里装着的任何美好的事物。他们在树下跑来跑去，接空中的落叶，比谁手里的叶子最好看，连树间的鸟儿都被他们的快乐感染了，洒下热闹的歌声。

随风飘落的叶子，还会让孩子们想起纷纷扬扬的大雪。没有哪个孩子是不喜欢雪的。他们会对大人说，学校的操场上落满了树叶，像白茫茫的大雪。不用纠正他们说雪的颜色和落叶并不相同，对孩子们来说，一场落叶和一场大雪，带来的是同样多的快乐。

这个时节银杏叶是很值得一赏的。几个自然村落间，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银杏树，房前、屋后，依着山脚、傍着河流。大的银杏树动辄一两千年；小株的，叶子似乎更金黄些，也有一种醉人的美。

银杏的叶子已经飘落了不少，往铺满黄叶的石阶上一坐，随便捡上几枚，就是精美的书签。树上的叶子还在收集阳光，树下的叶子则栖息在老房子上，栖息在一堆堆木柴垛上……到处都是金黄色的，连几座坟茔也被这金黄的叶子拥抱着。

当地人住在简朴的瓦房里，他们去地里干活、到树下捡银杏果，在村边牧羊，采摘茱萸红玛瑙般的果实……看得出他们平日的生活多是简单、宁静的，每年当银杏叶变黄的时候，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会带来一阵子的热闹，如一场大雨之后变得汹涌的河水。

我们总会有带着憧憬长途跋涉的时候，有时走向一座古城，有时走向一座寺院，走向一座山峰、一片海洋……或者，只是走到千年银杏树下，欢呼或者静默，俯首抑或仰望，任千年老树照见我们的平凡与渺小，坚韧与热烈，释然，不悲戚。

这时候，山中的红叶也是让人向往的。有了红色的涂染，叶子不再是花的陪衬，它们燃起火红的热情，涌动的美，不输春之百花。

三五亲朋相约赏红叶，未到近前，先驻足远眺，那漫山遍野，起伏伏的红啊，让人想起密密的红房子，孩子们欢呼起来。喜悦、震撼、豁然，在心中充斥奔突。是啊，红叶遍野的山谷本身，又何尝不是一片云霞？

待置身红叶之中，走在红叶掩映的蜿蜒小路之上，依着红叶，贴着红叶，看得清红叶上的丝丝脉络，嗅得到红叶间的缕缕气息，平静正在心里漫开，热情在身体里生长。

来赏红叶的人，个个脸上洋溢着善意与快乐，这时的他们也许和平日的他们，很不一样。自然之中，一草一木，一花一叶，无言之中，已给予人们启迪与开解。

悲秋自然是不必的了。上一年级的孩子们随口背起了新学的课文：“秋天来了，树叶黄了，一片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天空那么蓝，那么高。一群大雁往南飞……”不由得和他们一起背诵起来。这也是我小时候学过的课文呢！秋天的美，岁如此，这美好与生命的启迪，写在一片片秋叶之上。